

# 在田间“撒欢”，乐哉美哉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但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，现代人往往“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”。

你知道，嘉定的黄草收割是不需要用镰刀的吗？有经验的农户只要把黄草茎两边的皮一撕，再一拉就能拔出来了。也许，曾经在田间“撒欢”的你，也有很多乐事趣事记忆深刻。

## 我和姐姐的“乐园”

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生活久了，有时候会特别向往宁静清新的田园生活，没有高楼大厦，只有蓝天白云，处处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。我很幸运，如今奶奶家还保留着几亩田地，这也成为我和堂姐每次节假日回去玩耍的“游乐园”。

小的时候，每次去奶奶家，几乎都能碰上奶奶去田里干活，那时候我也学着奶奶干活的样子，拿着锄头尝试刨土，不是举起放下的力气根本无法撬动厚实的泥土，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无法将锄头从泥地里“挣脱”。虽然力气活不行，但摘菜可是我的拿手项目，尤其是在冬天的早晨，去田地里找到被霜覆盖的青菜，用手抱住青

菜外围根部，稍稍用力一转就能连根拔起。霜打的青菜分外甜，更别提在土灶上用菜油一翻炒，每一盘青菜上桌，我和堂姐都会上演一场激烈“争夺战”。

奶奶家门口的井也承载了许多欢快的回忆，比如堂姐和我总喜欢争先恐后地挑起浇田的工作，每次从田间回来大家蹲在井边冲洗蔬菜，天热用井水冲洗双脚最后演变为“打水仗”……

村里人都开玩笑说，我和堂姐回去就像“鬼子进村”一样，不把自家奶奶的田地扫荡一番不罢休，有时候还打起邻居田地的主意。到了甜芦粟收获的时候，看着邻居田里一根根拔

地而起的芦粟，我们灵机一动，趁着正午烈日时分，两人斗笠一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，一人两手拖着芦粟就往家里跑。甜芦粟每一节的口感是有差异的，靠近底部较粗的部分口感较酥，入口清香；靠近顶部较细的部分口感则脆，汁水更甜。

小时候在田里“撒野”的回忆如今还历历在目，或挽起裤管玩泥巴，或抓个田鸡钓龙虾；和小伙伴们滚过草地，游过池塘，偷过玉米地瓜；也会爬高处，摘果子，躲猫猫。虽然因各种原因，我从农村的矮房搬进城市的高楼，但奶奶家还保留着几亩田地供我们放肆玩耍，这也使得我对于农田的印象依旧美好又缤纷。

陆佳琪

## 让我知苦而俭的“蚂蟥疤”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很早的时候，我就学习了这首诗，知道农民伯伯在地里辛苦劳作，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。

其实，农民种粮食并非只有流汗的辛苦，还有双腿“钻蚂蟥”的痛苦。妈妈初中毕业在华亭务农，因为外婆年纪大了，妈妈总是一边插了自己的水稻秧苗，另一边跑到外婆那一侧帮她。我问妈妈当时插秧苦吗？她说：“当时年轻，也不觉得苦，但有时候蚂蟥会钻到腿上，所以妈妈腿上都是一个一个疤，

现在依旧清晰可见。”蚂蟥是吸血的，钻进去挺痛的，每当这时候，外婆就会用土方法把蚂蟥驱赶出来。妈妈指着“蚂蟥疤”说：“你看，农民伯伯种田不容易，一两米十两力气，你要懂得珍惜。”朴素的她们每次吃饭总舍不得扔掉剩饭剩菜，这种爱惜粮食、勤俭节约的精神无形中感染了我。

现在，妈妈较少去华亭的田里了，但每当她晚上洗脚，露出她的小腿时，总能看到一个小小的蚂蟥疤，让我知苦而俭、懂得珍惜。

顾姚星

## “盗”花生

作为一名农村长大的孩子，小时候做了很多农活：除草、灌药、摘辣椒、摘棉花、刨花生、掰玉米、收麦子、捉棉铃虫……面朝黄土背朝天和读书接受教育就在不同频道切换。

但你知道一类特殊的农活——“盗”花生吗？它不是偷，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“捡漏”。花生是生长在地下，植物根系四处蔓延，在集中收获之后，总会因为土质或者其他原因，一部分留在地里。我小的时候，大家空余时间就会拿着小锄头、挎着小篮子去“盗”花生。它呈现几个特点，一是那些去“盗”花生的都是老年人或者小朋友，因为青壮年要去干大活，不会从事这种耗时间收获少的劳动；二是从事劳动的地点不局限自家土地，很多都是

去别人家的地里，大家也都约定俗成“不管不问”，谁多创就算谁的，这也更增加了额外“收入”；三是“盗”花生不同于摘能看得见的果子，也不知道哪一小锄头能刨出来，所以会充满更多未知的期待，每次从土里翻出来一个或几个饱满的花生，总是非常开心。那些能安心顺着一个小地方、下手频率快、持之以恒创的人会收获更多。

那时，父母去干农活后，我和同学们就会去“盗”花生，最喜欢去的是那些位于葡萄园中间的花生地。深秋的时候，葡萄架不但可以遮阳，也总会有主人遗漏二茬鲜葡萄或者已经晒成的葡萄干，一边塞到嘴里吃，一边摘一点放到自己小篮子里，增加了“盗”花生的乐趣。

王小满

## 重拾田间那一方小世界

在城市里的生活，每天都看着高楼林立，窄窄天空；每天都步履繁忙，行色匆匆，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几乎都忘了自然的味道与生活的气息。前段时间去崇明玩了一圈，呼吸着一草一木的本色清香，记忆大门被瞬间打开，好多回忆一涌而出。

回想童年，田野是最熟悉的玩伴，小小的我就喜欢蹲在田野上，好奇地探索着这一方世界。那时的我，还是个喜欢光着脚满田野地撒野奔跑的小女孩，会在枯草上躺成大字，不介意搞脏衣裤；会玩泥巴弄得满身都是，把脸涂成小花猫；会忘我地蹲在地上，在绿叶

底下寻找觅食乘凉的小昆虫；会花半天时间观察蚂蚁搬家，还手动给它们增加难度。

犹记得小时候我家客堂间吊灯的灯罩边上，燕子每年都会来筑巢，缘于一次我和小伙伴淘气将一只“误打误撞”飞进来的燕子关了一阵儿，没想到后来燕子就在我家的厅堂安了家。奶奶说：“燕子是有灵性的，谁家筑窝会带来福气，不能去干扰和驱赶它们。”为了方便燕子出入，奶奶还专门在窗上留了一个洞。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燕子都如约而至，好不欢快。

那时每到夏天，家里人就越发忙

碌起来，施肥、洒药、除草、浇水……到了鸡毛菜长成熟的时候，妈妈白天会把菜一把一把割好，到了晚上再装进篮子里。记得那时我上小学，一家人在客堂间装菜的时候，我就在一旁写作业，看着妈妈熟练地把鸡毛菜一圈圈往篮子里装，装到高度比箩筐高出一半的样子，拿根绳子一扎，菜就成了一个“宝塔型”。

掰玉米，摘果子，挖蚯蚓，割稻谷……有关田间地头的记忆在我的生活中渐行渐远，但那段肆意奔跑，无拘无束的时光，早已化作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蓬蓬勃勃。

王丹丽

## 错把小麦当韭菜

十四岁那年，我随母亲一起去舅爷爷家玩。他家在黄山脚下，门前有一片旱地，地里种的都是绿油油的蔬菜。舅爷爷便让我和他的孙子小玉一起去门前地里割些韭菜回来。

一到地里，一片绿油油庄稼和蔬菜令人神清气爽。于是，我扬起镰刀割了满满的一篮子“韭菜”凯旋而归。快到舅爷爷家门口时，大声喊道：“舅爷爷，累死我了，韭菜都割好了”。舅爷爷

闻声跑出来，一看篮子里“韭菜”，惊叫道：“让你们割韭菜，怎么把小麦苗割回来了，哎呀，你们这两个小鬼，真是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！”我和小玉异口同声道：“地里都是一片绿油油，分不清哪是小麦苗、哪是韭菜。”舅爷爷说：“我带你们去地里，教你们怎样区分小麦和韭菜。”到了地里，舅爷爷指着左边说：“这边是韭菜，右边是小麦。从形状上看，韭菜叶子要比麦苗长，麦苗表

面有细小的毛，就像人的汗毛，韭菜没有毛，麦苗比韭菜薄但较短。从叶子叶片数量上看，麦苗的叶片一般比韭菜密。从朝向看，麦苗叶子向上的角度一般没有韭菜大，韭菜叶片朝上，麦苗向外……”舅爷爷一番讲解后，我终于分清了小麦和韭菜的区别。

虽然这事已过去了四十年，但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梅常青

### 七嘴八舌

扎稻草人、挖红薯、种菜等农田里的快乐，现在的孩子已经很少有机会体验到了。不过，嘉定现在有一些乡村游，都有类似的体验活动。——vivy  
秋天是快乐的季节，以前我们农村的孩子称之为“红薯假”，因为可以帮家人收秋。其实，最主要的是可以在田间撒欢，那是我们的天地。——栀子  
曾经挖了2个多小时的土豆，腰酸背疼腿抽筋，让我亲身体会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和农民伯伯的辛苦。——有一片天空

相比父辈和祖辈，我们对于农作物的了解知之甚少。而真正令人感到担忧的是，对于勤奋与学习这两大人生最重要事情的态度变了。——程刚  
分不清五谷，未必是什么大事。但明知自己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，非但不感到羞愧，也没有任何想要弥补这一知识漏洞的想法，就很耐人寻味了。——牛牛

